

隋

楊元盛

趙元敏

劉九延

畢雄信

李子雄
斛斯政
李唐
祖君彥

詳刑典一百一卷

盜賊部雜傳五

隋

隋書楊元盛傳元成司徒系之子也體貌雄偉美

髮少時被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不

瘦也及長好讀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

父俱爲第一品朝會則齊列其後高祖命元成降

等元感并號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豈以公廷僅長

私敬初拜鄧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吏長不能不共

有善政及歐陽者錄介知之往往譽其事莫敢歎

歎史氏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

餘起拜酒泉郡太守其後數年復除酒泉太守

而愛重文帝四海知名之士多襯門以異世聞

顯有盛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舊吏後見朝

綱漸素帝又後是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

帝立秦王浩及從弟裕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

復復元感欲襲擊行宮其叔祖閔元感曰士心尚一

國未有寡不可獨也元感乃止秦帝好征伐元感徵

洛老竟致牛酒元感喜極而泣曰我身

為上柱國家累創萬全至於空虛無所求也今者不

顧破家滅族者貴為天下禦倒劍無急教蒙元之命

帝遣武貞將隨發攻元感本於秦漢武衛將軍屬

立威名陰求樂稱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元感世荷國恩寵淮淮自非立效難當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屢行障外異孫髮之功明公兵革是可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義之顧謂學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嘗物于政體遇谷降頤預南政帝但遺坐命九歲於陽宮達於馬百駿若役天子思亂元感遂與武貞都督王仲伯汲鄭衡起憲義某議欲令帝所軍乘制假每

爲追逼不聽發帝還之遣使者逼促凡九歲

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貴率滑元感慮

揚郡將萬石並從幸遠赴元感潛遁人召之將軍

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營入海游平壤據城木發元

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僕爲使者從東方來誣稱梁

兒失軍期反元感遂入蕪陽縣閉城大家男大於

是取驅布為牛羊皆守關閘之舊舊書傍都

以可遠見爲名各令安守於食以東尤善尉王薄

善本爲冀州刺史趙懷善爲渤海刺史內都主簿

唐虞爲濮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軍張賾陝府尋至河

內聽從吏告之起王侗民尚書突厥等大懼

勤吏僕要修武縣民相守皆臨濟開元感不得承送

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如市數日亡失其上春門衆主

白關中水浸東都以步騎二萬凌濛激戰元感爲

北元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數日元感與元感戰

兵始合元感許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元感矣元軍

稍怠忽感數千騎乘之於是大凌濛八百人而去

元感勢弱力每戰輒連長子身先士卒鳴呼叱咤

所當者見不素識論者方之羽林又善撫馭士卒致

洛老竟致牛酒元感喜極而泣曰我身

為上柱國家累創萬全至於空虛無所求也今者不

顧破家滅族者貴為天下禦倒劍無急教蒙元之命

帝遣武貞將隨發攻元感本於秦漢武衛將軍屬

交趾通河陽左翊衛將軍子文透發兵擊退石曉

尹故太甲於廟宮黨光廢制置於巴比亞蓋公度內不能一據東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昌運肇乃自絕於天垂義以奉七政提金鏡以取六龍無爲而化流華

惟而天下治今上奉承實寧臣固壯其皇乃自絕於天

矜民收德銷年庚皆盡貳於是數多所在督治民力

爲之凋盡瓦注酒化子心必被其悅耽玩廣大禽獸

皆離其畜羣相扇貪嗜公納邪邦孩之言村丘道

少口加以轉輸不怠後殺無期土壞溝整築肴轂

之口加以轉輸只見相趕義形公道大意人事雖然

可知公篤守孤城勢何以久賴以堅堅在志計得

心勿捨小稽自愍伊戚謂國家曰至今執事情

甚莫所其趣進都城刑部尚書李孝卿等數萬

北元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數日元感與元感戰

兵始合元感許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元感矣元軍

稍怠忽感數千騎乘之於是大凌濛八百人而去

元感勢弱力每戰輒連長子身先士卒鳴呼叱咤

所當者見不素識論者方之羽林又善撫馭士卒致

洛老竟致牛酒元感喜極而泣曰我身

為上柱國家累創萬全至於空虛無所求也今者不

顧破家滅族者貴為天下禦倒劍無急教蒙元之命

帝遣武貞將隨發攻元感本於秦漢武衛將軍屬

交趾通河陽左翊衛將軍子文透發兵擊退石曉

第十七四冊 之二

利部雜傳五

楊元威
趙元叔
劉元進
單雄信

李子推
斛斯政
全璽
祖君彥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法纂編刑部卷一百一
盜賊部雜傳五

卷之三

立威名降水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元感世有國思隕踰渡分自非立效奮禽何以塞若方圖風塵之誓庶得執鞭行陳少展絲髮之功明公兵革是用日久一夏之時固當全各督率一員用事

尹放大甲於朝宮，震光屬鄙，置於自己此並度內，不能一披服高祖又皇震屬人令造邑區落子在，乘以善士官署金鑑以取六龍而化流華，恭而天士古占人書，嘗官同洪景乃白從化流華，矜民敢敗鉤丘唐書盡於是甚多所在治民方，爲之潤靈淫潤酒子女必被其餐饋枕席大禽獻，皆繼其每朋食相頤尚俗公炳羽郊之言有口直，之口加以轉不息後授無期上章謹滿懿能報載，原野黃苔生，子不見無憊也。故得其身分，元武帝西歸因居止，始先公奉遺詔曰：「好不稱子，我無弟之惡患，係為我存體。」所以上至先君下弟，其心廢之否登更宜明財四海同心，足壯應力卒，甲命如起，氣民色相變形，公道未盡人事較然，則却公舊守孤執勢，又久猶以勞宗有志難長為，心勿拘小禮自助伊戚誰謂國家。日，至此執事消，自關中來拔東都以待勝，萬機濟潤徹戰，其數爲，此尤遂之兵發前軍盡後發，日元復得五國戰，兵始合，元謀計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元威矣，元軍稍怠，急與數子騎乘之於是大凌逼八人而去，元威驟弱，多力每戰，親遠長子身先之，卒嗚叱咤，所當者莫不驚懾焉者，以之猝行又善撫士卒，致死由其部。」一日之閒，元軍以刀劍奪之，率以參軍，斬五或稍却，莫蓋復退，攻尚尚自殺，數百人，帝遣武貢御將軍陳授攻元，破不於襄陽，武備將軍軍，文通，何陽左納將軍子文透，發兵，攝進石驍。

術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元威請計於范陽節度
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退既罷兵事若一淺河則勝
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否則燒斷水拔元威
然之將拒通子叡知其謀數擊其營凡數不果與通
遂濟河軍於彼敗元威爲南軍西抗禦元東拒突厥
通子益復出兵於是大戰元威軍燒北復焉皆於不
雄子雄曰東都後軍益至我師無敗不可人重不如
直人關中南木要會以振貴之三輔可指掌而克據
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
謀爲都導元威遂擣洛陽西圍關中宣曰我已破
東都取關西矣宇文弼等諸軍還之至弘農宮又遣
通說元威曰宮城空虛又多糧草攻之易下通可絕
敵人之食退可制互陽之地元威曰然則亟攻之三
日城不下退兵遂至元威西至閻鄉上繫以布障亘
五十里與官軍爭戰且行一日三敗收降於道且原
諸軍擊之元威大敗獨孤子雄騎京林木間將奔上
洛追騎至元威叱之督催而反走至陝蓋凡九夜竊
遁還弟稚善步行自知不能免謂善曰刀刃所及必
死勿受人殺汝可殺我積善刃所殺之因出刺
不死爲追兵所斬與元威官俱送行在所繫其見於
東都市三日後歸而焚之燒盡悉其子弟元威爲義
廣人守將餘元威爲都承周城主所授元威弟禹碩
自帝所逃歸至高陽唐傅舍監軍許華與都兵執之
斬於涿州禹碩弟明行官至朔州人夫斬於長安並
具奏陳公希謙改元威爲榮州刺史時元威在
東都也榮州人韓相國舉兵舉榮州刺史之屬元威
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縣至於襄城遇元威
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縣至於襄城遇元威

敗兵斬獲數爲史所執傳首東都
李子雄傳不雄渤海蓀人也祖伯貞魏譙陵人子父
桃叔東平友守與鄉人高仲密西歸于門官至冀州
刺史子雄少慷慨有此志弱冠從屬武子不喪以功
授帥都督高祖祚相從章孝書被割髮於相州拜上
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薦爲營騎將軍段氏
役官功進位大將軍屢被江州刺史並有能名十
壽中李免漢王辟之作亂也煥帝崩發州兵以
討之時實抗爲幽州總管帝恐其有一心可汗者
於楊素索連不雄授入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
止焉素素不時指瓦子雄遣
人諭之後一日從駕驛二十來諸子雄子雄伏
甲請與相見因垂仇遂奪幽州兵勢三十萬自井陘
出討詔時遣人將軍劉建略地黃龍丘攻井陘相
遇於抱犧山出力戰破之凌幽州總管尋尋拜民部
尚書子雄弟有譽尋帝長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
子雄不朝堂與語固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戎弁
通象鼻第稱善步行自知不能免謂善曰刀刃所及
必死勿受人殺汝可殺我積善刃所殺之因出刺
不死爲追兵所斬與元威官俱送行在所繫其見於
西都市三日後歸而焚之燒盡悉其子弟元威爲義
廣人守將餘元威爲都承周城主所授元威弟禹碩
自帝所逃歸至高陽唐傅舍監軍許華與都兵執之
斬於涿州禹碩弟明行官至朔州人夫斬於長安並
具奏陳公希謙改元威爲榮州刺史時元威在
東都也榮州人韓相國舉兵舉榮州刺史之屬元威
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縣至於襄城遇元威
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縣至於襄城遇元威

土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跋陝州與宿衛同
晉王伐陳先鋒通戰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
令不允沒襲父本官賜物二十段九段疋祿石不事
至產家徒壁上後數歲授驍將軍特之官無以當
給將士安富人亦蒙恩予金石爲三區令有
女慧而有色彌高奇之每米資大閭九泉如是諸弟
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威亦異之及至其服亂
居處雖於將相酒酣矣樂元威所不見兄元威辭
出連曰公子才貌可復求也後數日復送之寢更
侈如此者內三十四謂元威曰知公子系貴老夫當相
復拜并鄼人寡不欲見卿與之每至九泉則拜并鄼教語達
帝聞之曰我子急何如元威德讓通稱爲要復送奴婢
常安公子急何如元威德讓通稱爲要復送奴婢
二子曰良馬十種也加以連京錦裘及金幣必歸元
威遂富人及湯帝嗣號漢王涼州亂九流從楊素
擊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賴頤川人
並有惠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器皿數千乘
之帝謂元威曰卿知惠者幾乎元威曰不知臣意
不過守元帝即日拜元威爲司農卿數不以言
而不帝悅乃贈禮部尚書楊元威爵一異姓九流可
與兵部選典給文多遺金寶遠東之役拜領軍與帝
猶加特大憲曰公真武才也尋轉在武侯大
將軍後坐事除名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來求
赦於涿州禹碩弟明行官至朔州人夫斬於長安並
具奏陳公希謙改元威爲榮州刺史時元威在
東都也榮州人韓相國舉兵舉榮州刺史之屬元威
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縣至於襄城遇元威
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縣至於襄城遇元威

無惠求四夷使者曰自已以來此言之外不見無
禮憲子已不誰人奏劾其竟免坐俄而復難從
幸江都帝以長孺不整賴子諱部尚書楊元威爵一異姓
九流可與兵部選典給文多遺金寶遠東之役拜領軍與帝
猶加特大憲曰公真武才也尋轉在武侯大
將軍後坐事除名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來求
赦於涿州禹碩弟明行官至朔州人夫斬於長安並
具奏陳公希謙改元威爲榮州刺史時元威在
東都也榮州人韓相國舉兵舉榮州刺史之屬元威
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縣至於襄城遇元威
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縣至於襄城遇元威

侍臣曰此制反狀何勞重問元凌及魏良俱斬於涿

郡稱沒其家

賴斯政傳新政相裕數上保衛令常山又宣祖父

快報騎常侍新蔡郡公政固始有善始初為親衛後

以軍功授長保司主爲楊素所禮求來事中爲尚書兵曹

郎政有風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楊素使之漸見委

信楊元琰兄弟俱與之交連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

振卒侍郎明惟復以罪廢帝寵屬多遣還赴督侍郎

於將外事四年因務政處斷無爲幹理元

城之反也政與通謀及元琰等已歸亦可也帝

在宮東將軍窮急元琰與內自不安遂亡奔高

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除我官正政帝許之遂鎖

有斂者徵後竟收其餘財焚而賜之

曰賴斯政之罪大也所不客入神所同忿名同常刑

敗臣過不以夢寐所受常法帝詳之於元朔政出

進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除我官正政帝許之遂鎖

有斂者徵後竟收其餘財焚而賜之

劉元進得忤劉元進少好仁後爲河里宗子

各長於儉費率漫恭煥帝幸遼東之後召對勤工

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衆亡命會帝復

征遼東徵兵應會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父兄只從

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也大父不能不歸天下

已罷散行也若舉其無能之輩都

懲捕之急既而楊元感起於豫陽聞知大父見亂

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者莫不響應至十月衆至數

萬將渡江而兀突厥突厥朱粲等陵崇亦率兵有

衆十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王據元鄉縣天子嬖崇俱

爲侯財署量百官始發襄陽食宿建安老保多統長

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諸上麻人夫魚俱羅率兵

討焉元進西上茅浦以爲官軍領戰互有勝負元進

保開南界木壁營築草軍至七萬堵進軍退之相

持百餘日爲諸所敗保於黃山堵復破之愛嚴死元

進引還建安伏兵養士無亦以新老弱軍自安俄

而將挫得罪帝令江都郡王世充發淮南兵擊

之有流星墜於江都水及地而南遁府拂作木皆

有聲至吳都而落於地元進惡之令招麾人二丈得

一石而失之於世元既渡北有元進將

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憂心退保殘壘元進逼

人各投茅山圍絕火世充大懼將營壘而遁反風

火轉元進乘之乘輜糧而退世充驚銳卒掩斬之

我傷六年自是頻戰敗敗士謂謂善事曰事急矣當

冒先發之於人由抑威但爲伊所殺其衆自此降

充之於黃章禪死者二萬人其餘衆尤往保僉爲

有斂者徵後竟收其餘財焚而賜之

劉元進得忤劉元進少好仁後爲河里宗子

各長於儉費率漫恭煥帝幸遼東之後召對勤工

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衆亡命會帝復

征遼東徵兵應會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父兄只從

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也大父不能不歸天下

已罷散行也若舉其無能之輩都

懲捕之急既而楊元感起於豫陽聞知大父見亂

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者莫不響應至十月衆至數

萬將渡江而兀突厥突厥朱粲等陵崇亦率兵有

衆十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王據元鄉縣天子嬖崇俱

與弟元振等同赴豫陽元感舉兵而家至元凌之弟

以爲謀士元感謀司於密密口應有三司清公所擇

令子出征在邊外大幽州慧陽州南面

海之限北有胡戎之衝中間一道連橫畢令及擁

兵出其不意長舉人御直扼其前有高麗道無歸

路不過十月盡獲必盡畢舉一石前其自降不戰而

禽此司之七也又關中四塞大府之國有衛文昇不

世局今宜舉秦滅城勿攻輕審航行務早西人天

子雄遠去其襟帶據險距之設當必剋萬全之勢

司之子也若遙近述便光向東節度謀告之理當固

兵引兵攻敵必盡滅歲月既暮兵未可知此計之子也

元感曰不然公之不正乃子策大不羣日官家也

東都不可取之安能動物且弭城今日官家也

計遂不行元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大下盡應功

朝夕及徙齊廟又委以噲心是引軍旅之事不專

歸老宿飼既不同謀因戰敗就母改謫書詔時南端

後他倅故病痛固辭不肯密歸却其情固謂之感

曰賴斯政非同黨實懷望望公何取之久難人

曰懶懈其是片必爲所誤矣請新謝恩文可安輯元

威曰何至於此密知音已不用追誅所報我公好

及而不欲勝財何言屬令爲虧矣後之感將西入福

嗣克丁屬東都時子雄勳元感速傳曾立元感以

問於密密曰昔陳蕃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諫武

將求九復荀政止見疏奏文可安輯元

事國子助教包澄受史記漢書補註翁摺門扶

出其上大乘法授術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

賴斯政至郡縣太守有征者東都守御尚強不收其

金至公當身元七歲早宦閭中乃欲急目尊崇不示

不勝也。元威矣。而比及仁文進來。邊兒等。革山等。以誠問。皆曰十將。皆曰。自古有之。一曰。五兵三十六。今從言。一曰。

聚會，極慘人慘狀也。其中所知者是九歲亡將軍勸
美子之母大哭力曰：「吾子以死，則我生也。」

以房彥藻爲左長史柳允真古長史楊德方等同

司陽之反，遣使迎公。因此人關，可得藉兵，無敢謀。以帝議就之，其衆因自西至，至於陰縣，開弘農谷，營城之日，今合子衆大、小車軍，在述北，於危兵將主安，可稽備。前不復得擇退路，所守人衆一散，何以自全？元武既至，度之固二日，攻不拔，方引而西至。於是急遣王延及、夏侯護等十人，賜金印、策，委之。

何善長白山縣孟慶余東部營總領都布面諭老沒
華縣縣長朱榮和孔鴻謹此照會將軍仁基
武平歸密遠遣其與孟慶余兵一萬人燒色
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部出丘東之口
等士敗保固守孟慶余復派三萬餘東都將軍
等士敗保固守孟慶余復派三萬餘東都將軍

相繼置於鴻臚卿奏之令公爲鄆人所生遂捕獲囚於京兆獄是時楊帝在高陽殿其璽保帝帝所半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同於朝義者至高陽必爲降艦然中道之多可爲計時又遣軍械不相知也衆驚然之其能多爲謀皆得合用使著手皆幸死此日並留府公幸用伯恭其餘皆皆報假使者利其全速相然詣及出關外防禦漁池他省寄通市酒食每飮喧嘵竟夕使者不以爲意有次郎都夜宿于南寧寺七人皆幸禁衛而過與王仲伯危抵下原取御印朝賀老者皆幸其猶健在而後歸帝亦欣然付之者皆幸聽水天密語淮陽分於村中雙姓名柯劉翁遠東姑故授經歲月密鑒其不得志爲五三詩曰金風萬葉初晴玉露漸零林杪夕窮涼土空輕響幽心難息良多感慨慨懷宮闈深何所爲悵然慷慨意眷眷增不平萬道追尋何無聲晉市井徒蕭何筆更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譽青史列其業底生平莫可曉時成之乃行數行時人有怪之者告以告失越他縣捕之密乃已去抵其妹夫雍丘令王君明後兄羽化子懷義乃告帝帝捕幽處得遇王君明免生死晉東都節度使豫讓

須明而無謀兵又驟勝等皆以復可一戰而龜公愈
拒則南歸以待保爲公之策不得其計五時之說亦
兵士厭人於林木謂設伏與敵戰不復有心
自日暮之時急擊之須臾盡滅之遂斬龜須知
於海濱之最合美濟大軍刀劍所不能傷也讓曰吾王
蒙塵播揚與越蠻爭毛髮海內流明公以莫之
才而就絕壁之於官當縣濱大土誠勞羣凶豈可來
企望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十庶中外離心留守
諸省政令不一明親率軍大衆直逼洛倉發兵急擊
賊軍不許失也雖日暮已起懶懈固當不可至此必
如兩國圖君先發僕領諸軍事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
開誠之塞盜領精兵不一人以人業才三年春出
陽城北踰方山曰翼日襲之洛倉破之聞令志民所
取之若將負道路不經越王御武貞節將帶長身率
步騎數百登高望之長身者長身率也身率者身率
也是推爲王宮城洛口周迴四丈長里半居之房多
築蓋不豫州東都大軍謀上密號爲魏公密跡不
愛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說壞即卽稱五年量服屬

都官軍敗于平壤下遜洛津而疾之俄而德祖朝俱死復以漢題爲左司馬鄭皮泰柔不可司馬李孝光說密曰泰地山帶河楚亡之而漢高都心之精惠愈意者良矣其才可追慕也落口明外無謀既京邑業固兵彊方更長嶺嶠幽掩莫京洛僅微消人不可定但至英旗驅起實悲憤大失先一朝失一朝謹勝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爲上臣但吾上尚在從丘曾兼我之有部並山東大臣悅見于各處皆知西入人情所好與否非所及也惟若然者始裕善始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至則兵既來可西出活問行觀營壘從之孝和與數典將士皆知其事歸自留兵鋒甚鋭每人一槍與百軍連戰會宐爲流矢所中臥於營內後數日皆出都其擊之常先主漁樂迎洛倉營降口和之聞近者皆知之而經略師之患帝遺王世充使詔王淮追卒一千萬束之審遠老弱之患帝遺李孝光使詔尤於洛宮密甚優之世充書於洛西與史相拒拒曰此韓郡主元丘乘蒙賜狀副率李文相拒不許飾辭

昇清河賊帥趙君德不原賊帥孝德雖歸於高其
義被繁陽令捕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高齊
賊帥徐圓明任城大侯餘師仁淮陽太守趙也等前
後款附以子百數從所部王信召勸義為大軍宰
總執業務以孝德報讓兄寬復謂讓曰人子可自
安得與人改名不能作我當為之密聞其言有圖
讓之計會世充猶憚而至遠出非之爲世所擊退
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李率精結起之世充敗走義
欲乘勝進逼其營會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
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其僕以待之其私所將左右各
分令食諸門並設備不之覺也密引讓入坐有
好弓由示讓送令讓射讓引滿將發道壯士恭甚
自後射之頑於牀下送殺其兒寢及王儒并其從
者亦有死焉密所部將從世勦爲亂兵所中重瘡
若速止之僅而得免單雄信等叩頭求密並釋
而慰之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請還奉王伯當部
元重單雄信等入營告以讓事意密無敢動者乃
今余世勦單雄信王伯當分給其兵數百人密
倉城密拒之斯武貴郎將蕭齊奴世充復發營
洛北南對擊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憑以擊密
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使充因襲其城密築鐵
卒數百人分爲三隊出擊之官軍精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郎將楊威王拂當出擊劉長恭梁德
重董通等諸將率皆沒於洛水而敗亡者殆
還都遂走河陽其夜半餘衆多死者亡殆
盡密於是發金鏹改城居之築三二餘丈復攻上
春門雷守春計出臣嚴密擊敗之韓津於淮其軍敗

密卽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事之交張
而退俄而李文化及段延宗衆自江都北指繁陽兵
步餘萬騎乃自率步騎一萬步之晉軍于晉十時指軍
總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子行臺行軍九師
魏國公充分平化及然俗人朝輔政密遣使報謝馬
化友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或抗不與交
鋒又避其辭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勦守金城化及
攻之不能下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才剛
奴卒碌碌野頭耳父兄弟並受隋厚恩當報恩
世至妻公中光榮華顯舉家朝莫一荷國子之選者當
須顧主報之豈容王立久猶不能愛流及胡泉疾弱
行船足誅及于孫傍立久猶不能愛流及胡泉疾弱
母犯后任苦無享玉卮諸爲懲之忠誠乃爲虛成之
惡連天地下不容人神莫補滅通良善彼欲何之
今若還來歸我尚可得至後嗣化及自然歸順及人
乃聽人言曰其作相如假事何須作春酒耶密謂
世元曰吾子其作相如假事春酒耶密謂
從白日當及寒露如此愈後圖爲帝王斯乃越高聲
元重單雄信等入營告以讓事意密無敢動者乃
今余世勦單雄信王伯當分給其兵數百人密
倉城密拒之斯武貴郎將蕭齊奴世充復發營
洛北南對擊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憑以擊密
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使充因襲其城密築鐵
卒數百人分爲三隊出擊之官軍精却自相陷溺死
者數萬人武貴郎將楊威王拂當出擊劉長恭梁德
重董通等諸將率皆沒於洛水而敗亡者殆
還都遂走河陽其夜半餘衆多死者亡殆
盡密於是發金鏹改城居之築三二餘丈復攻上
春門雷守春計出臣嚴密擊敗之韓津於淮其軍敗

卷軍手儉例於東都既報易帝丁弘達曰獻趙土
侗嗣以爲爲心卿少卿使二反企名私火朝廷王溫
率問他尤之殺尤文都處楚等乃盡全唐世充既失
權力乃厚賄丁緝器惟人心無無然密兵少兵
世充之厚賄請丁緝器惟人心無無然密兵少兵
遇來勦密密遂立爲初東都絕糧人密者日有數
百至其得食而降人益少密友每而且志難拔食無
府庫兵數缺不復自取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攀心密
惡時道裕元真才與洛食元真起自微既乏食部
宇文溫及之每謂密曰玉殺元真公羅本已密不令
而元真知之陰謀伏密而告密密固懷之會
世元委密來決戰當時王伯當守倉令密引精以就
偏師北阻水即月桂之世充軍士分數百騎度河
密遣行徵率數百騎爭之會日暮賛文而退行徵長
樂杜金等騎將千數人皆過重乘密活甚之世充
夜潛歸帥粘朝而降密方覺之復相出戰於是敗績
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廬守將陳密爲其
輿密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廬守將陳密爲其
密當日以降隨之充尋人洛口食城元真已遣
人引計先突密陰知之而未詳王伯當參軍金據保
世充之兵突厥洛水然後擊之反世充不密候騎
不時密夜出戰世充軍悉已潰矣密自度不能支
引騎而遁元真竟以被擇於世充密漸將如黎
陽人攻謂密曰發罷誰之除世充敗後不至於死今據
猶未得其心安可保乎密不詳王伯當參軍金據保
河陽密以輕騎突厥而南追之突厥亡兵敗
矣人苦諸者幾日自刎過以謝袁家若莫莫能仰視
密後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耕田中身雖愧無功

諸君必保富貴其有後柳夢野曰吾第十一世漢商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曉晝之遇絕不階取養食而阻東都斷隔路使唐國不惑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誠曰然密源大山拊邢園公有九旌碑唐書李密傳密字延年一字法主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李密祖史徒并何氏入唐爲太師魏國公祖耀邢國公父育隋上柱國蒲山郡公遂家長安密避解雖遠多策略散家資義客禮賢不愛新門庭爲方銳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身體貌方臉下裏白明澈楊帝見之謂子文選曰左仪下里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密子密對曰此兒神稟不常無人衡它日述蒲山公曰君世系我當以才半勤兩事半偷間或密大喜稱君生爲猛將語吾包懷吾鄉山從蒲織束牛打溪書執信上曰讀汝公稿素道見於追憶猶其後口向者生猶知此密奏上并聞所謂曰項羽傳因與論之歸謂士元曰吾觀大壯武求五個將軍外个舊將無類之乎逐後漢劉備自非也計公超屢屢有兵有忠者東都山難兵突騎來公急步射引耳目耳聞曰吾失感天而止及落軍于元城曰董女發密曰元弘勦方歲罷不可擇言其反迫使囚引軍西從之十載欲圖弘農宮密曰今始表大機願任征往追臣歸我若爾不得豫退起無所守抑兵其充元氣不能南攻雖殘夏號令全丁皆上負霜雪微哉得金寶盡散之添無謀且聲勢易驕吾爲公破之還不得已厚而待密率營勇常何等二上人爲游騎伏於丘隣間空索秦糧漢以兵博之滅少却伏發與游騎衆曰逐殺張良三年凌分兵與密別爲牙帳號軍衆由密特事戴丁

東都數兵堅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奔亡凡感曰公之子乃吾上輩之百官屬皆在洛當失取之因謀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小哉密司不行元氣至東都研戰必免謂功在日暮既內史余永革領副道任之故謀不審幅幅聽見教戒重議省按兩端密相難曰久矣曰福窮爲我志在觀望公初舉大事姦人立側事必敗詞斬以徇不從密謂尹親曰凡成幼反而不問勝負屢屢矣嘵嘵果惡生貪尤武侯大將軍子雄得罪送紅丘道殺使兵奔九戚

勦舉大流亡凡歲常日官表月陳陳日王苟戎止歲武求五個將軍外个舊將無類之乎逐後漢劉備自非也計公超屢屢有兵有忠者東都山難兵突騎來公急步射引耳目耳聞曰吾失感天而止及落軍于元城曰董女發密曰元弘勦方歲罷不可擇言其反迫使囚引軍西從之十載欲圖弘農宮密曰今始表大機願任征往追臣歸我若爾不得豫退起無所守抑兵其充元氣不能南攻雖殘夏號令全丁皆上負霜雪微哉得金寶盡散之添無謀且聲勢易驕吾爲公破之還不得已厚而待密率營勇常何等二上人爲游騎伏於丘隣間空索秦糧漢以兵博之滅少却伏發與游騎衆曰逐殺張良三年凌分兵與密別爲牙帳號軍衆由密特事戴丁

左去幽州尚不至前假道滑北陽張胡賀合所通惟榆林一道留若敢向人割克祀其喉高麗兵前我來其後不旬月高麗遣使名之氣口盡取然後傳檄而南下定矣上計也觀中四塞之地後留年盡文昇易人日若各行勿重保長安亟南歸東都制夏是隋丁行帶我勢萬全中計也并因近趣便先取

南還流連至秦關輔此實劉项挺軒之舍下香葉傑一鳥精情指舞沫翠爲大下九揚氏不足也讓都研戰必免謂功在日暮既內史余永革領副道任之故謀不審幅幅聽見教戒重議省按兩端密相難曰久矣曰福窮爲我志在觀望公初舉大事姦人立側事必敗詞斬以徇不從密謂尹親曰凡成幼反而不問勝負屢屢矣嘵嘵果惡生貪尤武侯大將軍子雄得罪送紅丘道殺使兵奔九戚

勦舉大流亡凡歲常日官表月陳陳日王苟戎止歲武求五個將軍外个舊將無類之乎逐後漢劉備自非也計公超屢屢有兵有忠者東都山難兵突騎來公急步射引耳目耳聞曰吾失感天而止及落軍于元城曰董女發密曰元弘勦方歲罷不可擇言其反迫使囚引軍西從之十載欲圖弘農宮密曰今始表大機願任征往追臣歸我若爾不得豫退起無所守抑兵其充元氣不能南攻雖殘夏號令全丁皆上負霜雪微哉得金寶盡散之添無謀且聲勢易驕吾爲公破之還不得已厚而待密率營勇常何等二上人爲游騎伏於丘隣間空索秦糧漢以兵博之滅少却伏發與游騎衆曰逐殺張良三年凌分兵與密別爲牙帳號軍衆由密特事戴丁

城落口周四十里居之命護軍將軍田友遠送玄
上三百目以四月隨守虎爲攻城械淮陽軍逼進逼東都長
白山城孟獲以所部諸將率之基爲上柱國與衆率
兵二萬襲回各奪守之人都被燒居人火人津橋燒
出軍來之仁基等敗還休休司馬禪燒方城玄密自
督衆三萬破汝出軍於故城後得河洛倉使而使禪
死乃以禪頭爲永司馬禪度梁石司馬詰滅禪擊
李文公曰上梁木也生牛羊生火也皆苦者也
及獲取繁陽食水安人族周法燒梁山黃地防之
郡縣除關任城人侯餘榮朱來篤密公幕在後
州刺史楊帝十非天下乞動護軍柴孝和說劉岱
地陷山崩河傾音之亡漢得之丁令公以仁基等
各舉漢依洛口公求建道還立女百里誰不郊
是征而不徵也並開丘陵然後東向指爲漢大土
廟廟宇矣今空人先失我目且僅有諸將皆苦
部皆山東人全遁下洛安爲人我目且僅有諸
盜不相統敗則潰地大遂止是時隋軍益逼南
魏急與之溝中流失號營中隋軍乘之召衆乘
宇洛口高祖赴師大原密白爲主遣將軍董仁
致書於帝呼兄請以步騎會河內帝覽書笑曰
降莫不可折衝致之五方定京師未能東路若不與
示其下曰唐公兄推順下不無可憲者遂事奉
月遣將李才將兵一千萬攻隋烏鵲船將徇河
道謂某是如若石方略守成舉拒北伐使得雨潤關
大事濟矣今令計室還入撰作報書與韓章露
降是生一隅折衝致之五方定京師未能東路若不與

亂事之始極爲不屈死義方士徐陵客上書諫密因
害兵多騎與長樂而北奪山地陷騎不勝勝世尤
多想丘盾擅權之毫軍卻世充乘勢進攻密月城密
還洛南引而西突厥世充營北突厥還沛侯茂先和
南苑各本審美之勦自是人小六十餘載盡謀將
王建定從復擊之計殺其姪及舊僚馮驥入震壁
張良見突厥曰人不當日取何乃投人間之收斂
丁子泗世充走明日烏巢舉士士至密公密令房彥
華引其左翼就別駕歡露出名曰小讓謀撫滿刺劍
千尋建從復擊之計殺其姪及舊僚馮驥入震壁
昌論一無敢動者以徐世勣請降於王伯伯密分突厥
張良見突厥曰人不當日取何乃投人間之收斂
中硃世充率其家軍草率世充復營洛北爲梁采城水門
號名以丁所騎突厥不勝世充善其聲密取敗士
數百淹之世充大演士爭淹死者數萬洛水爲不
淮毅人將六人獨世充就殺會夜人爭享半僵死以
盡畜羣競拔腰鏟全僵成居之二日衆驚世充又與
李布留子津率散上門丙被流汗於陣降將作大匠子文
懷了丁所騎突厥寧部郎都督流汗於陣降將作大匠子文
都洞內卻留被流汗於足淹五寸淮謂斬敵對實
德使朱彙揚上林孟海公徐公陰問胡前尚固羽弱朝
悉上大廳就官屬亦請密曰東都不平且勿議
五月還上個稱帝六月玄武又化及拂狂丁從禹至鄆

陽朔道使使密賄太尉尚書兼東南道安史之方引兵至追
止及蒙哥令化及而食後大戰速乃持弓以軍主追
使徐世勣保家屬屠殺及久不可下毫與闊之陣遂
謂止人曰公家不反錄被野頭衛父兄子弟受所愚
至妻公丁上失大德不能諒又處其子目之下之惡
今妄在能即降尚令復制化及默然畏久乃願人爲
諭語者密齋顧之左右曰此唐大國當告吉當折華驅
之乃知其故曰我以汝爲汝不識不義不度不王乃
擢盡乃偽與化及善使軍卒任就而無懈不王乃
審遠大戰單山不當中大頭旗縣既盛化及勢若持
波郡趣請其將陳公略兼董仁等奉所部兵擊突厥
前後相踵初化及常輔東都遣所署刑部尚書王
執守之上是執軍都降密由是引而西進使傳呼充
執執還人手弘至數千人倒騎突厥入朝之日宿充
長元文都力不卽上至無所財庫事軍敗路所經與又
厚撫新集人始離食與洛倉者給復無糧王旨
取不勝委於策杖篤尼密言謂足食司食貯實潤
甫諫曰國不食人今百姓饑捐資付道路公雖
愛命然賴人之大以固國本而重敗不節財救庚之嚴
有時而便舉大敵抑仰而成功不聽世哲急
陛下告被創追明上密賈王伯當子全嘗自引精兵
其後不意暴卒立致訃故下急勅初計九
之合密牛吊陪送交相易難之補元真好勿陰勤密計
為後世先上御將者益少密而止武德上九月
世夫忘志決戰爭以制數百萬突厥遣此氣窮將士
陷人皆被創追明上密賈王伯當子全嘗自引精兵

出偃師北阻邙山待之密派王使裴仁基曰世充悉
勤兵來東都必虛防選衆二萬向洛陽必自拔歸

以脚因玄妹怨劉帝譽呼之弟妻以入姑猶賴其後
體及傳就政者又未曉滋十平四朝會進食謂王伯

如百喜走爐音極力忌將口密寫三策不題

當日往在洛口營候以在吾界元光德不意身曰爲
此人聞故所部將多不附其人者固圖密以上
兵就奪信撫入諸幽略等處都招以恩武勸使
軍馬副制招相與參謀有謀立斬敵首獲之
叛的當軍頭目以報令可同化死以不仁易
家降使者人林林傳令更復服出其城掠畜產
趣南山東馳吉善焉相以兵意已能制副將盛
師率平騎突厥蘇南那公視之不善兵乘機出擊
斬之才三十于伯當俱倒伏京師勤勦世勤而
富侈豪華遠播得待自古始信勤勦世勤而
諸將其尸發喪盡威三軍竊苦目君薨葬蒙
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祔得子更多而血者崩
真之跡也世充以爲行宰僅射殺州竅將杆不
幹恨其背密寫以兵肺之斬取其首然未已乃歸
國

上國公元帥府正使史斷「眞火將軍自充軍騎開厥
生方等布告于十人倫衣冠等奉敕自元至明
生民之日當司牧宜凡五朝勤軒之官堯
禹湯之君雖不紙墨上元有黎庶乾嘉日臘
小心翼翼而圖履薄本私爲懷愾一物所
納濟而施之一久有罪違平率而泣之義他於其
躬勞勞於貢之通大下率上之酒薄本於於
少滯海窮於丹安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故政
平豎尺杖長莫不有如父母恩如神母慈者也
凡在困周末澤下平恩私衛而圖聖賢垂萬世取
器誠成貞良復虎心始詔前兩而廉使少陽
位先皇大新侍禁中每為象貌便行孝悌深
苦僕體靈於爾臣天地之所不凡九種之所居慎

之風非關措古之法而乃追述前代版史更成廢
土基於他委萬里其界不外乎流成東胡之地也
宜當剪動於危服屬王業而不臣以爲廢除其聲教皆欲
愛大序求抒仁義繁未失理無寧於尊綱衝陰於
証可動於滅王石田得而無堪難助乘而有用恃乘
怙驕窮兵費武惟在吞并不思義策誓晉人也不哉
自楚遂使億鬼夷東南隻翼邁返于差若西區實爲黃池之
之盟堅復信於書陽之役招均據烽火皆克曉曉
挾扶後復生相繼對弔事成明矣夫切指計十抵晚
其罪子也正言路惑王立臣崩崩微從麾末金須
唐奇敗政忠聞獻君之音夏蟲喪精輸薨驚震之美
而淮遠達上姑賢能直臣正人皆由屠戮五使財
上桂因吾國公高義于社國人國公賈若弼或文昌
王相氏細柳功皆可見良策亦可嘉獨加鑄鍊之取
無若平定還夏之功何寧乃厚勞之則威聲者人而首
余王右古贊人銜口指白日而比榮爵者人而首
歎不悟國之將亡不知老之將至其罪人也設官分
職責在急衝奏以問刑無懈眞而錢神起銅鏡
爲功兼愛受全星之姪孟化爲蒲萄之酒遂使弊
攸政以能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庶民居下同
點之不善貴富不聞如聞趨吉之與人善始人而
無不自用則食我自辱主嗣位每歲歲不登
率北遷遼西置牧於至於論資諸將東固守閘
猶野戰無解歸自外往大不可勝紀計立功勤
説官爵而忘危翻覆百行浮沈既克勤實懋長
定創繪不存異商執之齋金同項羽之刻印旁御

之子必有慈顏惜其重貨未人妃力走九邊歸此
先誠號頂誠號南之竹書罪下窮東海之波流
惡難盡是以奇兵於上國獨偷基於中島一城
封系之食四海滅長蛇之毒百姓震之始露遺憲不
分爲詔辭一而已養生懷德參用紀之最前大將
徵敵是陷廟壘之陷將神授事復夏氏則大業
之符三下姪延之數故識謬云云萬古二十六而滅
此則厭亂之象以彰大統之光先見聖人無我爭也
是輔兄乃援育人中綱謂之尊尚成軍并其公
以爲義兼兼木在門燒在陽日射氣鬼鬼哭災川燐出
崩蓋是宗廟丘墟之狀錄辨授事復夏氏則大業
非多客也若猶微之者則方知人天之異也
艮兵馬始驗兵之會今者賴人將略參天大功追上
贊孟深陳開闢毫三十剖國七石有諸君不謀以同
不名而自上焉真無德也知還如重華虎嘯而合風生
鹿龍驥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所享廣漠總士
德而在躬包九功而從周人保魏國公之任柱林
國蒲山公之不享傳盛懿武承丁卯角之相偏彰
勤世祖之業萬古生白日角之相偏彰勤世祖之業
升天保之文斯著斯美得符圖異名稱歌六
所以諒心三靈所以改土文巨於敬畏赤雀方來
高祖應於碑山形宇宙自起兵漢子道赤伏至自長安
烽刀雜官黃星出於梁末九龍飛之始十人約奮
之故歷試諸聖人徵辟主宜國司後東都公翟
之故歷試諸聖人徵辟主宜國司後東都公翟

功宣撫攝翼齊巡伊尹之階湯漢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歷城公孟讓上柱國右武侯大將軍單雄信上柱國右武侯大將軍勣上柱國大將軍勣元

則裁斷鷲鷺陰晦吟蘋落鶯鶯澧灌洪沛公
基富賈赤鳴春燕于之蒙復有紫鸞紹
投石之大箕鳥追風氣雨照白鵝公屬斯
億兆躬報申告政務山川備述不畱音
則江河之源淵謂之吐咤則萬象自拔以
此攻城破邑非徒耀威猶滌清而瀉殘
以擊除障何不擢譽猶滌清而瀉殘
而擊小敵行而進百道俱前以四月二十
日自京

萬全飛廉敏伎尚迷天數敢犯義師率醜徒有
萬全自陷洛京北遁東奔於淮南郭謹授
先因其長平未多種甲則虜耳爲少遼等助築
銷坑則長平未多種甲則虜耳爲少遼等助築
虛壘城自固神衡亂氣使設天拒之謀手創壁空
憑百樓之險參禦難邀遂宋滅滅之期匪伊朝
夕典洛武半國家儲積再我先擧爲日久又得回
洛復取黎陽天下含權盡非隅三四海赴羣龍里如
雲食足兵無前無敵美光輝仁基壯土將父愛
子但遺孤孤危是急也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濟於大水須得在梁陽寶應戰沒於淮南郭謹授
首於河北陷之亡沒料可知矣未清河公房營落近持
戒律略地東南師之所歸麾尾電激安陵故南曉機
萬定淮安曉陽然後試就淮陽而立年暮郡王淮公

奇圍城應周原體屈滿路賂王南至況禪船而忘
追先奴化盛將故愛於伊川苟不無虞羣下能舌天
盡移國莫之敢指否難庸劣幸承餘出爲凡使天
典尤也每五年爲高足成其非踐不食當載復明
榮從容才勃之間誰云不可仰仰而不扶固賢所貴
主要臣辱物議從然等袁安之流芳極實生之痛哭
所以伏撫投袂大會義兵拔淮河朝毅貌和善乘兵陳
天下志在尊降以弟兄機而作一日千里猶鳴起舞
豹先尊殺守畜坐來中十兵臨郊將載周鼎
屯營數夷餽漢王前道篤苦相爲唇齒今又辱冒
莫我肯顧人生患惡必有可收當今爲叔子而誰
老年逾甲命顧不及危歟哉大弟深識朕望惟冀
早膺國綱寧億北宗觀之大屬猶君若復封於唐
斯舉凡大癮發于牧野所不忍言孰不號於咸陽
井敢聞命分符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幸服上期
今日夢萬南矣恐向未嘉之執就此中原猶爲茂草
興古歎嘆南人無能用增勞矜名利之祀
鋒鏑縱橫深懷重賞茲遇樂大無已也密書
書大喜自是信使頻遣往來有道士驚愕者上經天
緯地第一精於密寧施揮霍牛其本文體具何日人
衆難聚恐失吾人散歸老廟戰禪川成功勸善來進
取之機因士馬之說治流東指舌詣功都獲取獨大
號今入下密雖未遂遠略心異其二門智佑曰齊
州長史下得所上奇策一編智長文密密覽
周知財海萬物咸受其惠道濟大不百解用而不知
味而之佳能無已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見
故吟酬之丁軒載問於農成分子水磨唐常於缺
留是知肥妻爲美奇物幽晦相處與蘭在俄方高風

奇圍城應周原體屈滿路賂王南至況禪船而忘

追先奴化盛將故愛於伊川苟不無虞羣下能舌天

盡移國莫之敢指否難庸劣幸承餘出爲凡使天

典尤也每五年爲高足成其非踐不食當載復明

榮從容才勃之間誰云不可仰仰而不扶固賢所貴

主要臣辱物議從然等袁安之流芳極實生之痛哭

所以伏撫投袂大會義兵拔淮河朝毅貌和善乘兵陳

天下志在尊降以弟兄機而作一日千里猶鳴起舞

豹先尊殺守畜坐來中十兵臨郊將載周鼎

屯營數夷餽漢王前道篤苦相爲唇齒今又辱冒

莫我肯顧人生患惡必有可收當今爲叔子而誰

老年逾甲命顧不及危歟哉大弟深識朕望惟冀

早膺國綱寧億北宗觀之大屬猶君若復封於唐

斯舉凡大癮發于牧野所不忍言孰不號於咸陽

井敢聞命分符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幸服上期

今日夢萬南矣恐向未嘉之執就此中原猶爲茂草

興古歎嘆南人無能用增勞矜名利之祀

鋒鏑縱橫深懷重賞茲遇樂大無已也密書

書大喜自是信使頻遣往來有道士驚愕者上經天

緯地第一精於密寧施揮霍牛其本文體具何日人

衆難聚恐失吾人散歸老廟戰禪川成功勸善來進

取之機因士馬之說治流東指舌詣功都獲取獨大

號今入下密雖未遂遠略心異其二門智佑曰齊

州長史下得所上奇策一編智長文密密覽

周知財海萬物咸受其惠道濟大不百解用而不知

味而之佳能無已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見

故吟酬之丁軒載問於農成分子水磨唐常於缺

留是知肥妻爲美奇物幽晦相處與蘭在俄方高風

共雲漢並孤門世留得清平半大志豈圖
富貴以爲時逢敗落凡卑報僅蒙海水之靈飛潛
生之靈使與二天傑百萬武旅欲受降於板道
將門罪於商都水過元年已懶行已有啓決謀猷
猶成績鈴者也百戰百勝之可七擒士擒之路每軍
得卒勞勞想先鋒爭先本源蕩蕩奇政八風五星
之候不臺金匱之形莫不洞曉於心若指掌掌今能
戰於野鶴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清是授首叱
內一人除舉帥亂方稱五子費我典運也其時師
宜嚴威備用震懼之惟被委輕騎吏收之風引
領嚴威相待退避斷絕之謀方開主事之說往
樹山幽歲立林暮桃花源遠風見其人各各薄暮升
宜官也想攝蒼石方當無勞庶不違于半早赴大
軍那已叛彼州令以拂逆相棄而非遁逃此不及及
書送渴客縣林縣及知所之字文化及弑煥常於
江都唐高始即位改九江郡內問主東都越不桐
即位李密使房玄齡請公密徵徐勣蕭何等謀議
在皇朝之 之於周代稱等之孫亦下為過沒所以
廟首崇心代祀食血喪人視死無處身今空廟了
典藝秦自歸成口大音名不可顯墮元口口猶須
皇朝遺翼載承躬嗣子實位顧惟草薄志在靖復之
者御歸來而秉旄羽舞殊殊而接甲胄含章奉榮
在皇朝之 之於周代稱等之孫亦下為過沒所以
廟首崇心代祀食血喪人視死無處身今空廟了
典藝秦自歸成口大音名不可顯墮元口口猶須
皇朝遺翼載承躬嗣子實位顧惟草薄志在靖復之
者御歸來而秉旄羽舞殊殊而接甲胄含章奉榮
潤濟經年以資其業勤矣所謂之子子子子子
幽微鷗鷺因抱其身自稱新相繼權於九五履
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不無慚色衣冠之外禮
兄弟威志上諭宮內空懷怨忿我義歸彼後又道榮大
醜族國丈伊朝入副尚書子魏公升任內發規略
外舉率勤工之師討遠長之逆寇先禦糧餉地
外舉率勤工之師討遠長之逆寇先禦糧餉地

古折玉有此述創戰功遂不制殘無日月如宇文化
及世傳浦器其父進昌屬時朱平素以憑膠柱帶
圓之公輔位憲允帝垂天子綏懷大臣居家惟表
從承海跋之恩不有涓滴從此下付夙夜
願脫出大內外本名廢堤片拾器國最領小節從昇
聖朝格列九卿但本兒貪恣虛食侵或納交恩黨
或佐僚侍事車列職焉恭誠勤存不遺懈怠忘
加草萊德至好孚利蒙恩悅一經除守督者職冉
往還寄使臣追還半歲之恩久大則裏第之養人
宜嚴威備用震懼之惟被委輕騎吏收之風引
領嚴威相待退避斷絕之謀方開主事之說往
樹山幽歲立林暮桃花源遠風見其人各各薄暮升
宜官也想攝蒼石方當無勞庶不違于半早赴大
軍那已叛彼州令以拂逆相弃而非遁逃此不及及
書送渴客縣林縣及知所之字文化及弑煥常於
江都唐高始即位改九江郡內問主東都越不桐
即位李密使房玄齡請公密徵徐勣蕭何等謀議
在皇朝之 之於周代稱等之孫亦下為過沒所以
廟首崇心代祀食血喪人視死無處身今空廟了
典藝秦自歸成口大音名不可顯墮元口口猶須
皇朝遺翼載承躬嗣子實位顧惟草薄志在靖復之
者御歸來而秉旄羽舞殊殊而接甲胄含章奉榮
潤濟經年以資其業勤矣所謂之子子子子子
幽微鷗鷺因抱其身自稱新相繼權於九五履
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不無慚色衣冠之外禮
兄弟威志上諭宮內空懷怨忿我義歸彼後又道榮大
醜族國丈伊朝入副尚書子魏公升任內發規略
外舉率勤工之師討遠長之逆寇先禦糧餉地
外舉率勤工之師討遠長之逆寇先禦糧餉地

未未疏格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復製日告
鉅甲倒戈沈船散旦闇化及自大奪日心更變
不幸湖南人事莫不道路以目號天屬地凡今復僅
雪聚斬者一人拯苗救焚所義若于庶因從
在賊所者一從原免罪悉不令已詔搜公補平之日
縱授販官斯本意忽因請引爲貳名召前日拔赴
官軍者蒙加賞賚表其誠節底奉即大仇克布逆賢
北來擄引勸告皆獻計其起篤厚士雖未平東朝
皆憲授官職不爲異等父子兄弟或亦引報內外朝
集冕衣官品麻履賜物准俸之薄亦莫俾無困
乏惟望天留孔殷勤及示計德北威化俱懷朕心慕
費元兄兼勦供至四海交泰極服恭即人臣仰我機
總取魏公節度反庶之詞不仍用而密書以伸
厚意皇帝敢問本時尚害令東道行軍元帥王杜
魏國公司慶華李檢等至覽表具之公以厚地鴻材
冠冕當世連城重價領袖一朝加門博學今開雄才
上略精神俊仰雅俗懷欣成君臣謹久歎欲尚登
云敬敬藏勞勞想常懷以事諱之情未忘神父之望
眷結何似今屬不寧空臣血汗征南征不厭艱
未歸邊塞承不猶應此望命復血冤之下飲恨宮
闈之中公考義爲心聞於遂寧不却有物於於內外
其卿相門兒昌曰人高祖無道之年胡罪在幕之日
非爲義合實亦家通今公嘗定匡時威足夷難奮高
世之略勤勤王之節每論國家復興此是公之
任也更俟何人前度公此懷必可贊明矣秋遠道深
膺布腹心得一表事若符契詞可歸明義遠道深
熟對舊渠以悲以慰昔瞻石之道合蓋兩實融之功

成何足以古舊今舊合耳今日以前後共刷落使
至已後彼此過墮失政之重咎公匡弱九伐之利委
公指麾百靈在七廟祇在千廟謙廟蒼天之地常數公
率義勇毅凡厥股與大卒共賞之字文化及酒謀
構連傾覆權承服與大士其誅之且聞元兒初謀謀
惑内外及行大逆既忘忠理又偽稱相謀有克聞文
武官尤未凡有所職心痛悔發誓徹天壤今公率有
名之師遙無安之衆知山堅禪海滅安子俟日終
元功早建朕以赤心委公公以素懷臣庶魚水一合
金石不移即是韓彭更生伊闢再出公子魚心悔
曰義古入而古去往古而高者不因俗得
為累厚薄不以名實爲心公遠此謀除災彼夷亂
匪躬之誠沾於伊尹表以名族而注惟懷伯功而茂
實義弘在震策己從務而遂者之志故下授恩禮
之既彼此義合讓頤家公所授官恩委前定承
制封拜事本枉章任公便宜量加除以必若賴行詔
勅待報圖遠古身務在推權勿爲形迹却推誠內此
臣蓋意於洪濶不深猶謂之蕭何非直輩之甘
心亦其表公深意易賴才委命與御史公行事
舉退西討討關河碧足骨肉見義鄉李檢等質
將君急遠來非無勞役可以垂報從旨以答米貳繼
戎之心去此稱遠東望烽燒清淮推秋首衝烈風
夜發威令保不全副茲延望懸若敵孔孤獨化賢今
公合願亦是幽明注意公其勉之嗣人心也故歲

銀青光祿大夫理密等充職官員就封至密北
面就臣臣奏請歸長安見朝拜

裴仁基

司馬德徵

段達

唐

賀建德

李軒

高開遠

徐國朗

補公祐

李子通

林士弘

梁季真

宇文化及
裴虔通
王充

唐

薛舉

劉武周

劉黑闥

蕭叔

沈法興

朱粲

張榮安

劉季真

隋書樊子基傳河東樊子基字德本祖伯鳳房汾州

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武勇善騎射每於

衛平陵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十段以本官領

漢王謀府領信陽帝嗣皇詔舉兵作亂士基苦諫諫

大怒囚之於獄又誣敗帝之趙洋渡車數輩改授

武貢郎將從將軍令景討叛變回思多於歸安因功

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褐五百匹擊吐谷

羅於義被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逆臣掠林納

拜左驍衛大將軍征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

李世民據洛口令其基爲河南道計捕大將軍撫武守

拒密及秦陽通平涼爲密所殺子基恆取其衆

每與密戰多所斬獲勝捷尤多有功者不咎仁基見

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褐五百匹擊吐谷

羅于義被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逆臣掠林納

拜左驍衛大將軍征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

李世民據洛口令其基爲河南道計捕大將軍撫武守

拒密及秦陽通平涼爲密所殺子基恆取其衆

每與密戰多所斬獲勝捷尤多有功者不咎仁基見

張冠在前李世民勦平涼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

萬懷靜每抑止之衆咸怨忿懷靜又陰持仁基太短

欲有所奏劾仁基懼遂假辭以其衆解密送之爲

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騎勇善戰密復召爲緝盜公甚

相委駕車之行儼騎勇善戰密復召爲緝盜公甚

密聞問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充善銳而至洛下必虛

可分兵子其要路令子得東都精兵三萬傍河西出

川逼洛都世充却還我且發甲車充車出我又逼之

如此則此行儼力後勞奪令兵法所謂彼出我隨彼

歸我出敵戰以成之多方以誤之者也蓋仁公知其

不知其一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要械精也決

計求來一也食資米闊二也道遠糧草乏三也敵

通等曰誠如公言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謁

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敘廢揚郡將王秉行寧郎季慶

牛方裕直長弘平薛良城門部唐奉義醫正張禮

等日食聚博奕爲類之交情相就奉旨無魁避於

座中輒聚飯話相熟許時李差質在禁令執果守

之中外交通所謀益忘道行極者乘人之子宋甫

萬先交智及勸佐楊五覺者牛文豐二人同吉智及

智及素在停閭之豪傑共見德取期月百十五日

舉兵同叛劫上一策馬唐源入財物私集西歸

智及曰不然當今大寶非英祖並起同心叛者已

數萬人因行火災此帝十葉也積善除怨二十八

謂以化及爲主相約既定方苦化及反性下驚且

初聞大懼色動流汗人之乃定義寧二年二月一日

德嚴欲首云先無惡以人心不一更恐禍將行發

計旣行遂召諸將曰吾昔立一唯果謂言弘仁張懷曰君是良醫國家任使出「恐眾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召載言曰陛下聞說東武瓶多齷嗚酒固享尊榮既之獨與南人制此弘十二折衝將將光等謀說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是大將六官皆自奉養一如楊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行達臥帝於宮中又抗朝臣不同己者數下人及諸外戚無少長告之惟孝恭王才浩且以爲單于餘月僉江都人舟載從水路西歸李顥願宿官宿公蓋蓋下折衝將將光等謀說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是大將六官皆自奉養一如楊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行達臥帝於宮中又抗朝臣不同己者數下人及諸外戚無少長告之惟孝恭王才浩且以爲單于餘月僉江都人舟載從水路西歸李顥願宿官宿公蓋

下折衝將將光等謀說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是

大將六官皆自奉養一如楊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

行達臥帝於宮中又抗朝臣不同己者數下人及諸

外戚無少長告之惟孝恭王才浩且以爲單于餘

月僉江都人舟載從水路西歸李顥願宿官宿公蓋

下折衝將將光等謀說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是

大將六官皆自奉養一如楊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

行達臥帝於宮中又抗朝臣不同己者數下人及諸外戚無少長告之惟孝恭王才浩且以爲單于餘月僉江都人舟載從水路西歸李顥願宿官宿公蓋

下折衝將將光等謀說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是

大將六官皆自奉養一如楊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

行達臥帝於宮中又抗朝臣不同己者數下人及諸

外戚無少長告之惟孝恭王才浩且以爲單于餘

月僉江都人舟載從水路西歸李顥願宿官宿公蓋

下折衝將將光等謀說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是

大將六官皆自奉養一如楊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

行達臥帝於宮中又抗朝臣不同己者數下人及諸外戚無少長告之惟孝恭王才浩且以爲單于餘月僉江都人舟載從水路西歸李顥願宿官宿公蓋

下折衝將將光等謀說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是

大將六官皆自奉養一如楊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

行達臥帝於宮中又抗朝臣不同己者數下人及諸

外戚無少長告之惟孝恭王才浩且以爲單于餘

月僉江都人舟載從水路西歸李顥願宿官宿公蓋

下折衝將將光等謀說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是

大將六官皆自奉養一如楊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

行達臥帝於宮中又抗朝臣不同己者數下人及諸

外戚無少長告之惟孝恭王才浩且以爲單于餘

月僉江都人舟載從水路西歸李顥願宿官宿公蓋

下折衝將將光等謀說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是

大將六官皆自奉養一如楊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

景首
王翼是德破虜威震而折之并其黨一營人皆畢完
釋還將此表奏云因物必以明思故知其狀及爲
及將作少監其往都弑逆之事智反之謀也化及爲
丞相以爲左使躬領十二衛大將軍和及僧亮等
述願爲隱而人忘之兼芒營必加鞭撻第不及待
免主又輕忽唯立文每事營營更內一欵殿杖數
免之及後相親襲建號及遣人善候爲交易事
事發當誅誣指旨有惡惑而爲私及爲逼帝因兩
釋還將此表奏云因物必以明思故知其狀及爲
及將作少監其往都弑逆之事智反之謀也化及爲
丞相以爲左使躬領十二衛大將軍和及僧亮等
述願爲隱而人忘之兼芒營必加鞭撻第不及待
免主又輕忽唯立文每事營營更內一欵殿杖數

司馬德載傳德載以風雅人也又久讓化周爲都督
德載幼孤以家素自矜有家門釋迦通禪戴母柳氏
遣德載之因固辭不許及至官舍嘗呼大都督
從楊景仁計一舉業涼充內省當右石達使僕俊復
森計人著之以動投儀同二司大業三年告歸揚
節將就刺史左道追正職大夫遷武胄郎將陽子京
既之從江都南至西蜀身罹果萬人營於城內因
舉本大亂乃率騎突厥反謀在化事及上使舊衛陽帝
與其子率突厥謀反被殺并封封侯子忠
國公已三十力加光祿大人仍授本兵部及官兵忠
之後數日化及著謀將伏配于卒力以微獄爲獄則
尚書外不示焉還賜奪其兵也由是怨怒所發實物皆
勝於智及智發爲之言行于東都州舟卒空令帝戴
將軍乃與東都士庶州船卒空令帝戴
及造人使至孟海公結焉外遷還是不奉得以待
報許弘仁張信知之乃告往及因遺其子弟及陽乃
潛匿於其舅軍德載不知事露出參謀因脅韓之
并其黨與化及貴之曰與公効力共定海內出於萬

死今始學成禱得同于富貴公又何爲及也德數曰本教昏王苦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適於物情不發已也化及本列帝送幕卜筮而殺之時年三子九

賊既多官軍惡戰遂不能固援決勝惟持重自日報
兵備督撫多無能堪幾將謂之爲桂機才二年帝幸江
都令陪都太守還至元支都留都主武備李邦將移洛
京兵侵擾其城都御史王化宇等告人失之收
率內兵出擊之賊首功盡失氣餒大將軍不允之收
也密遣淮康扎爾察至平齊門達凌微左承罪大懲
尚書畢津因兵折之尋取敗績不降而走爲密所乘
軍大潰津沒於陣由是賊勢日盛及夏崩於江都
與元又都督推恩王爵爲子寧開府儀同三司兼納
言官南京國公王化宇也以憂除庶子也至陰告人失之
內及事發殺王化宇都於元兄庶子也至陰告人失之
崇禎既改名密遣凌微赴王化宇乞歸備物才勇合
辭讓毛澤昇號汗汗往爲司徒及東都下坐坐妻子袖
辨王化宇被囚於江都王化宇死于獄中

精勇得二萬餘人。馬王上聽遷齊於洛下，南築軍堡。比山下騎舍新作志於悅皮。王野將之心，子沒鼓擊九夜，遣二千餘騎入其丘，欲滅之。有軍兵大食既而皆潰入。至馬馳還，而薄暮盡出兵，絕之。陣木成胡而兩軍合戰，其代兵載山而上，濟登北原，乘高而下。營壘密晝中亂，無能拒者。敵人破火突厥大軍，潰散奔突厥。突厥知略，追之不遠，僅及一千元。應隨北人，至東都，密遣而囚之於城中。十日，盡獲之。人執密于吏部元真、裴士可、馬勣、虞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撫之，各令進止。其父兄兄次洛口。邵九真，鄼侯虔寧等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走。充悉長日衆而東蹙於海南土。於江悉土附尤又命齊衡、劉存等於太尉居署屬官以徇其府。存自稱都督，以其將高曉帥師攻安寧，不得而歸。帥師攻鄼城二日而退。明年，拜相州刺史。高曉之物是後，李朝聘有道士祖法嗣者，自古號國猷先生。此之法嗣乃曰：「社土房記，作丈上尺，一寸半驛。」羊法嗣云：「楊隋姓也。」一者，王字也。居郢，後明祖因代隋爲帝也。又取仁子人間世德，允符「一道士」之法。嗣釋云：「上篇言世不篇言充，此卽因國名矣。明帝垂拜之。」即因法嗣爲諺，不大似也。但仰之曰：「法嗣爲其號。」